

鐵馬金戈大西南(七)

楊森

顧品珍火併唐繼堯

趙又新的第二軍全部潰散，有一部份被我順利成章的收編，也有一部份歸併於顧品珍的第一軍，顧品珍則面臨我的巨大壓力，被迫向川滇邊境節節後退。當我攻克瀘州，趙又新敗亡，唐繼堯也曾分兵馳援，他派鄧泰中、楊泰兩個旅，北上救援顧趙二軍。祇是楊泰、鄧泰中深知川軍將領正在空前團結狀態之中，我在瀘州，又非弱者，憑他們兩個旅的兵力，很難與我為敵。因此，鄧楊二旅都在滇北徘徊，逡巡不前。不幾天，顧品珍便率領殘部退到了畢節。

畢節在滇黔兩省交界的地方，屬於貴州省境。顧品珍率部退到畢節以後，他心裏很有點駭怕，駐川滇軍素稱勁旅，而且兵力有兩個軍之多，怎麼被我一次奇襲就打垮了？不但損兵折將，更

使素稱南方之強的滇軍顏面無光，這是滇軍空前未有的重大敗績，顧品珍唯恐唐繼堯臉孔一板，把他依軍法懲辦，治他臨陣失機之罪。所以他在滇邊趨起，不敢進雲南的大門，頗有「近鄉情更怯」的意味。

在昆明，唐繼堯也怕顧品珍軍心不穩，會起變心。他趕緊派專人到畢節，對顧品珍好生撫慰。根據我在瀘州所獲得的諜報，顧品珍也曾向來使力白無他，表示始終擁唐。來使返昆明覆命，唐繼堯隨即電令顧品珍改編隊伍，尅日到昆明去會商大計，同時，為了堅定顧品珍對他的信心，他把原先派在昆明——畢節一帶隨時刺探顧品珍動靜的間諜，一律撤回。唐繼堯甚至在昆明預為顧品珍設立東防督辦行署，作顧品珍的總部，又復安排下盛大的歡迎儀節。

顧品珍受寵若驚，欣欣然帶領兩團人馬先行

，由畢節逕趨昆明。可是很不湊巧，當他抵達迤東宣威，偏偏碰上了第八軍叛變部隊和唐繼堯的親信隊伍在安寧、呈貢、嵩明一帶反覆鏖戰。在這時候顧品珍確實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若助唐，叛軍必敗，否則就不知鹿死誰手。顧品珍字彼齋，昆明市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辛亥昆明起義前在雲南講武堂任教，雲南光復後任軍政府參謀部第三部部长，護國之役任第三梯團司令官，可說是唐繼堯的老部下，一手提拔的高級將領，護國之役他立功不少，其後駐川四年半，也從旅長陞到滇軍第一軍軍長了，按理說他對唐繼堯應該效忠到底。但是雙方當時內心已有猜忌，感情大不如前。尤其他到了宣威正好坐山看虎鬥，觀個鵲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機會，那又何樂而不為？由此可見多年傳說顧品珍之倒唐係因北政府內閣總理靳雲鵬，報他辛亥那年在滇被逐的一箭

之仇，密使我和劉湘，與顧品珍妥為接洽，簽訂條約，濟助餉械兵力，促他回滇取唐繼堯而代之，這個說法純粹是想當然耳，空穴來風。我跟滇軍將領淵源很深，順應桑梓父老兄弟要求驅逐客軍，在我是義不容辭之舉，必欲引起滇軍將領內鬨；倒唐立顧，那就不合乎我楊某人的作風。顧品珍



驅唐之役主角之二(右)鄧泰中與(左)楊泰。

倒唐可以說完全是風雲際會，受了環境變化的影響，與其說我和劉湘是幕後策動者，不如謂滇第八軍之叛使他食指大動，企圖攫取雲南督軍一席，這是其理甚明之事。

顧品珍帶領兩國人馬在宣威靜觀待變，俟時而動，他向唐繼堯告病，但却暗中在宣威召集軍事會議，籌商進止。唐繼堯明明曉得顧品珍態度曖昧，可能有變。但是他大敵當前，唯有把第八軍叛部解決了再說。第八軍叛部由於唐繼堯援軍四集，終告敗北，亂事即將平定。唐繼堯立刻在昆明和高級幹部開會，商議對顧品珍應該如何處置。滇軍方勝，他的高級幹部正在得意洋洋，尤其顧品珍在宣威的隊伍不過兩個團，以昆明城裏的兵強馬壯，自不難一舉蕩平。因此發言者慷慨陳詞，盛責顧品珍在四川作戰不力，喪師失地，讓我楊某人打破了滇軍不敗的紀錄，光祇這一點他已是「罪無可道」。何況他又不遵命令，自動從川境撤防，回滇擾亂，心懷叵測。如果不以武力解決，勢將開犯上作亂之惡例，致滇軍軍紀墮地，雲南將無安寧之日。眾人一致主張出兵討伐。這一來正好把顧品珍逼上梁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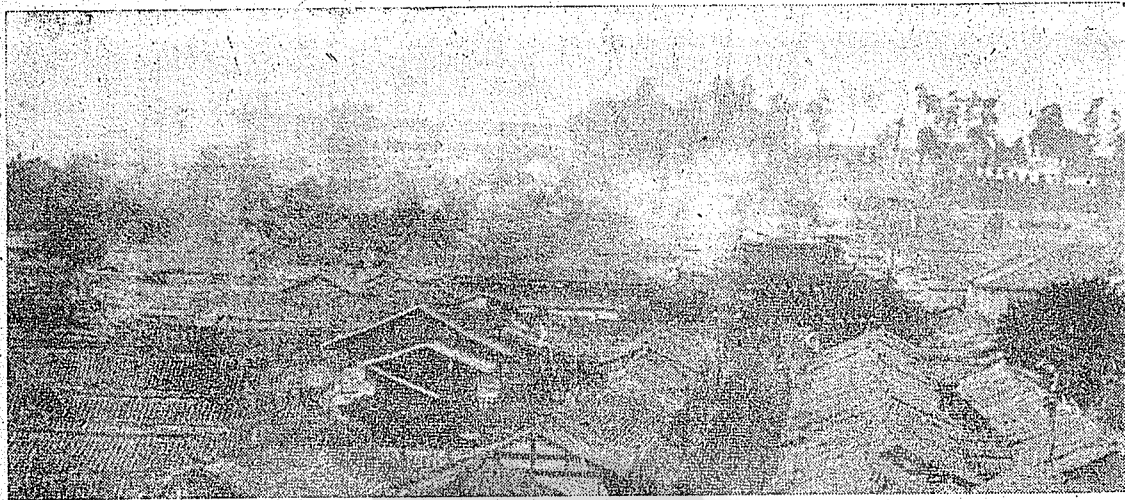
唐繼堯決心討顧，他親率警衛軍擔任中路，命旅長田鍾毅居左，楊泰居右。當天就開赴距離昆明一站之遙的板橋。他的作戰計劃是等顧品珍乘虛而入，先來攻城，拒之於板橋之外，只要抵擋得住三四天，俟追剿第八軍叛部的各軍回師，立可將顧品珍一舉擊

潰。他萬萬不曾想到，楊泰自奉令援川，頓兵不前，徘徊滇北，他早已心中發虛，就怕唐繼堯處他抗命之罪，拿來開刀。因此他先已派遣代表潛赴宣威，勸顧品珍乘省城空虛，長驅直入。於是當唐繼堯進駐板橋以後，馬上就接到了楊泰的電報，請辭右翼指揮。不多幾時，另一名援川失機將領鄧泰中，也和顧品珍部各旅、團長會銜來電，請唐繼堯下野。唐繼堯這才曉得變生肘腋，大事不好，追剿第八軍叛部的效忠隊伍一時抽調不回來，他在板橋的那警衛一軍已三面受敵，這場內戰是萬萬不能打的。那一天恰是陰曆除夕，他自板橋匆匆趕回昆明，將雲南民政移交省長周鍾嶽，命憲兵司令李天保、警務處長秦光第維持地方秩序，他不拿一文公款，不帶走一支隊伍，僅由百餘名伙飛軍隨行護衛，帶着他的一家老小，而在民國十年陰曆六月初一（陽曆二月八日），步出了他一住八年的五華山總部，悄悄的搭滇越路火車出越南。

唐繼堯重回五華山

唐繼堯下野以後，旋即過越南，到香港。顧品珍則進入昆明，代唐繼堯而為雲南督軍。唐繼堯的警衛軍多一半被顧品珍收編，一小部份則由龍雲率領流入邊地。這是龍雲在雲南崛起之始，當時，他是唐繼堯警衛軍裏的一名旅長。

其餘滇軍各部，如張汝驥、李友勛、李選廷、李杰、黃毓英等，仍然對唐繼堯表示效忠，祇以主帥遠走高飛，羣龍無首，唯有向滇桂邊境移動。幸虧桂軍第一師師長劉震寰和唐繼堯有舊，



五華山上雲南督軍全府景·滇風黔雨以此為策源

他在柳州、桂林一帶劃定地區，收容親唐繼堯的滇軍，使入桂滇軍得了一處立足點。在這一段時期，顧品珍雖然得了雲南督軍一席，他的地位却並不怎麼鞏固。因為唐繼堯主滇八年，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雲南省境之內，至少還有一個完整的師，外加許多零星部隊，始終接受他的指揮。在貴州和廣西，湖南，效忠於他的滇軍不下三四萬之衆，在廣東則方聲濤一師入閩救滇，張開儒的一師實力完整，駐在廣州。這些部隊只要唐繼堯一聲號召，多半能追隨他重返雲南。同時，他仍為軍政府的七總裁之一，尙且曾由軍政府發表他兼任交通部長。

在廣州的軍政府，以及國會議員，鑒於唐繼堯是護國、護法元戎，軍政府的總裁，不以成敗論英雄，對他十分禮重。國父尤其對唐繼堯寄望殷切，曾經派出代表，迎唐入穗，和國父幾度長談，國父希望他在粵就職，協助國父主持西南大計，策劃北伐事宜。但是當時在廣東握有實力的廣東督軍陳炯明，却對他懷有成見，心存忌刻，唐繼堯首度拜會陳炯明時，就頗受冷落，使唐繼堯起了戒心，他託詞回到香港，開始積極策劃打回雲南去。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五月一日，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國父為大總統，五月二十八日，國父命陳炯明、許崇智、黃大偉、李烈鈞、谷正倫各部進兵廣西，討伐陸榮廷。這一仗直打到九月三十日克復龍州，廣西底

定。國父因為響應號召準備北伐的各部隊，其中滇軍為數不少；為安撫滇軍，使其統率得人計；特派鄧家彥、汪精衛、暨國父令婿戴恩賽等赴港，迎唐入桂。這時候，陳炯明已與北洋軍閥有所勾結，陰謀阻撓國父北伐。他也派他的兄弟陳覺民，到香港去把唐繼堯迎來廣州。

十二月四日，唐繼堯到廣州後，和陳炯明見了一面，舉行密談。他們談的是些什麼，無從得知。不過，從往後的事態演變來看，則無可否認的，在民國十年國父進行北伐時，陳炯明是公開阻撓，不惜謀叛，唐繼堯則別有用心，拔脚開溜了。這二個實力派人物的態度突變，確使國父的民十北伐之舉，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若干年來，我常時在想，倘若民國十年國父略定粵桂以後，唐繼堯、陳炯明，再加上在雲南的顧品珍，倘能一心一德，服從國父領導，集合各部，參加北伐。那麼，國民革命成功，全國歸於一統，至少可以提前六七年實現，往後的歷史，必將全部改寫；中華民國，也許早就臻於富強康樂之境。然而，唐陳不此之圖，却純粹是個人權力思想，地盤觀念作祟。國父希望唐繼堯參與北伐行列，唐繼堯却一心一意只想打回雲南去。因此，十二月五日他從廣州動身去梧州，便有黔軍司令胡瑛率一團人護送。當時的桂林大本營秘書長胡漢民，也曾致電胡瑛，告訴他外間謠傳甚多，請唐繼堯逕赴桂林，莫去柳州。但是唐繼堯却分明用了個瞞天過海之計，由胡瑛覆電，推說唐繼堯是到柳州慰勞軍士去的，就攔三幾天，馬上就到桂林來。然而，唐繼堯一到柳州就

設立了滇軍總司令部，國父曾予制止，唐繼堯置之不理。他旋即號召舊部將士，編組成軍，又從柳州赴河池，和劉震寰會晤。劉震寰對唐繼堯的回滇之舉，大為贊成。他資助了唐繼堯一批餉械，胡若愚和楊益謙的兩個軍，原在桂林。駐滇中的李友勳一軍，也從雲南開來會師，再加上吳學顯的大隊人馬，龍雲的一彪勁旅，裏應外合。唐繼堯即在廣西編成李友勳、胡若愚、田鍾毅、楊益謙四個軍。十年一月，他親率四千餘名前部，由柳州出發，其餘各軍則緊躡於後。二月攻入雲南廣南。顧品珍也親率大軍前來迎敵，唐顧二軍在廣南相遇，顧品珍先喫了一個大敗仗，顧品珍所部的一個旅，把他們的旅長捆了起來，獻到唐繼堯的大營，全旅來降。滇中各軍聽說唐繼堯打回來了，紛紛倒戈來歸。於是唐繼堯奏起得勝鼓，長驅而入迤南，一仗擊斃了顧品珍所部的旅長趙燧生。顧品珍率着他的親信隊伍兩個團，退到宜良天生關，撞上了吳學顯設的埋伏，顧品珍和他的參謀長雙雙中彈陣亡。五月初，唐繼堯重入昆明，傾向顧品珍的滇軍將領羅佩金、金漢鼎率其殘部遠遁，至此，雲南一省，又復是唐家的天下。

堯雲舜雨苦了蒼生

重回雲南以後的唐繼堯，回顧一年半以前顧品珍的稱叛，逼他逃出了雲南，對於自己的部屬，控制得更加嚴密了。他廢軍廢師廢旅，在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七月間，將所部滇軍五萬餘人編為二十個獨立團，一個砲兵旅和一個近衛旅

，一個近衛機關鎗大隊長，直轄於他的麾下。只有在他回滇之役中出力最大的吳學顯，被編成一個師。但却將他遣往貴州，撥劉顯世，從此便將吳學顯部留在黔北，不讓他回雲南來。唐繼堯整編滇軍的用意很明顯，先前的第一軍，第八軍都會造過反，如今八個軍化為二十個團，試問那一個團長能有公然反抗他的力量？民國十一年七月以後，滇軍將領擁兵最多的反倒是砲兵第一旅旅長莫玉廷和近衛旅旅長龍雲了，這是龍雲在滇軍中級將校中脫穎而出之始。

唐繼堯派吳學顯接黔，那是因為黔中有變。早在民國九年（一九二〇），黔軍總司令劉顯世的外甥王文華所率黔軍第一師的一名旅長盧燾，乘王文華在上海一品香飯店被刺，在十一月十日發動兵變，逐走劉顯世，自任黔軍總司令兼貴州省長。盧燾是廣西宜北人，字壽慈，早年參加過同盟會，他取得貴州軍政大權後，和他同為旅長的谷正倫、袁祖銘、王天培等不值他犯上作亂的行爲。而於十一年（一九二二）四月三日攻克貴陽，驅逐盧燾。盧燾逃到廣州，國父曾委派他為大本營高級參謀。

谷正倫、王天培、袁祖銘等迎劉顯世回黔，劉顯世請唐繼堯派部隊入黔以壯聲威。唐繼堯正好一石二鳥，把吳學顯的一個師調到貴州助戰。吳學顯本來是滇中巨匪，受過唐繼堯的招安，又遭過顧品珍的歧視壓迫，他糾集所部助唐返滇，建的功勞最大。但是唐繼堯對他仍還不大放心，調他入黔以後，劉顯世劃黔北為其防區，兵力有十個營，給乍回貴州的劉顯世撐過一陣子腰。不

久劉顯世響應唐繼堯的聯省自治，編制黔軍為九個混成旅。他無須再利用吳學顯了，便將他逐往湘西，後來吳學顯所部逐漸星散，有一部份為繼任貴州省長的袁祖銘所吸收。那時候袁祖銘又被劉顯世所逐，由吳佩孚任命為川黔邊防督辦，率部入川，又成為四川內戰中的重要角色之一。

袁祖銘當上了貴州省長，固然是因為他曾參與逐盧迎劉之役，十一年八月劉顯世為酬其功，捧他登上省長寶座。但是袁祖銘有吳佩孚作後台，氣焰也就越來越高，劉袁之間從此矛盾叢生，互不相下。劉顯世唯恐袁祖銘奪他的位，他再度向唐繼堯乞援。當時唐繼堯雖亦希望重圓他川黔滇聯軍總司令，宰制西南三省的好夢，但是四川自我逐出客軍後，已經成立了四個軍，川軍第一軍總司令是但懋辛，第二軍總司令是我，第三軍總司令劉湘，第四軍總司令劉存厚，總兵力計有十師九混成旅三獨立旅，滇軍再想入川殆無可能。只有貴州勉強可以成爲他們的外府。所以當劉顯世告急，粉面霸王唐繼堯的雄心又起，他再次擴編部隊，由原有的二十個獨立團增加到步騎砲工共三十九個團，兵力激增幾達一倍，人數尤在八萬以上。然後他命乃弟唐繼虞率領五團之衆，應劉顯世之請，直入貴陽。於是唐繼堯的「堯雲舜雨」，「同銷天下蒼生苦」的抱負，又實現了一部份。兩兄弟雄踞滇黔，傲視同儕，唐繼虞在貴州當上了督理貴州軍務，貴州一省的軍權，全部落入他的掌握。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間，貴州有正式陸軍一百四十個營，總人數達五萬左右，其中唐繼堯就有十五個營，外加吳學顯在黔北的

十營，胡若愚在黔西大定的十營，滇軍在黔，至少就有三十五個營，何況他們都是節制之師，精銳之旅。劉顯世以其所有的二十個營相較，誠然是相形見绌了。

唐繼虞字萍廣，他是唐繼堯的三弟，在龍巖之前，他曾担任唐繼堯的警衛團長，兄弟感情非常之好，多年以來一直合作無間。所以唐繼虞人在貴州，對於雲南的軍政大計，他照樣要過問。滇黔兩省，唐繼虞權力之大，僅在乃兄之下。

川滇黔聯軍總司令

在顧品珍陣亡宜良以前，他確曾響應 國父的號召出師參加北伐。他的一部份隊伍開到廣西， 國父民十北伐之舉已告中止。黔軍谷正倫、王天培部參與了這個偉大的行列，顧品珍的部下也有楊希閔、范石生、楊如軒、楊池生、蔣光亮各部開進了廣西。顧品珍敗亡，唐繼堯回滇，他們不願再回雲南，接受唐繼堯的指揮，便在廣西成爲了一支孤軍。十一年（一九二二）十一月 國父派鄒魯入桂，聯絡滇桂各軍共同討伐陳炯明。十二月六日楊希閔就任代理滇軍總司令，和桂軍劉震寰、沈鴻英，還有先已追隨 國父北伐的滇軍朱培德在白馬廟舉行軍事會議，議決合力討陳。十二年（一九二三）元月十六日，滇桂聯軍攻克廣州，陳炯明逃往惠州盤踞。二月二十一日 國父自上海抵廣州成立大元帥府，滇桂兩軍以楊希閔、劉震寰爲首，一時成爲大元帥府的基本隊伍，其後楊希閔還兼任滇桂聯軍總指揮。

那時候北洋直系連續戰敗皖系、奉系、曹錕

、吳佩孚抬出了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正以「恢復法統」爲口號，骨子裏却在積極進行武力統一。

國父在廣州時刻不忘弔民伐罪，揮師北伐，完成國民革命大業。四川則內戰不已，征伐不休，雲南、貴州、湖南俱則以「聯省自治」與北洋軍閥對抗，全國分爲三個陣營。舉國同胞莫不寄望 國父的北伐雄師打倒軍閥，拯民于水火。可是陳炯明盤踞惠州，施大本營以重大威脅。楊希閔、劉震寰的滇桂軍則在廣州瓜分防區，把持稅收，他們包庇煙賭，大刮地皮，把廣州城裏鬧得污煙瘴氣，一打起仗來就跟 國父伸手要錢，騎兵悍將唯利是圖，不聽指揮，使 國父爲之深惡痛絕。幾次三番的北伐計劃，都因爲滇桂兩軍陽奉陰違，竟告臨時中止。從全國各地輾轉而來歸於 國父麾下的湘軍、豫軍、贛軍、粵軍、山陝軍、鄂軍，甚至連中央直轄軍都受到滇桂軍的排擠，餉源無着，補給困難。這種情形乃使 國父痛下決心建立黨軍，創辦黃埔軍官學校。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直奉二次大戰爆發，九月五日， 國父決定督師北伐，命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兼廣東省長，以譚延闓爲北伐軍總司令。當時 國父鑒於廣州形勢險惡，楊劉拔扈，商團生變，陳炯明尤在惠州負隅頑抗，始終是革命根據地的心腹之患，唐繼堯已由滇及黔，野心日熾。爲了防患未然，他對唐繼堯勢必預爲安撫。因此 國父在九月十六日特地以大名帥名義電咨唐繼堯，通知他業已被推選爲副元帥，促他宣佈就職。 國父在這封電報中告訴唐繼堯說：

「大盜恣橫，尙稽顯戮，中原俶擾，羣起義

師，期集賢哲。爰於九月十一日召集政務軍事聯合大會，僉謂貴執事勤勞國家，功績迭著，宜有崇號，以董戎行。用是推公爲副元帥，式惟提挈之用，以成康濟之勛。相應咨行，希即宣佈就職。」

嗣後， 國父又致電唐繼堯，任他爲川滇黔總司令。可是唐繼堯在 國父的這兩通電報之間却有個選擇，他獲得 國父的川滇黔總司令委任以後，馬上就在昆明組織建國聯軍，委任了三位總司令，計爲滇軍總司令胡若愚，川軍總司令熊克武，黔軍總司令劉顯世。祇不過，對於政務軍事聯合大會推選他爲副元帥，唐繼堯却一味堅辭，他覆電 國父，有所陳述，茲誌原電文如下：

「西南夙以撥亂救國爲職志，寧能袖手旁觀？現我公移駐韶關，誓師北伐，凡屬袍澤，均當執鞭弭以從。前經各省同志，共同在滇會議，組織建國聯軍。惟副元帥一職，名分較崇，愧無以應，擬俟軍事進展，再推動高望重之人，以副海內之望。」

國父逝世變起三迤

唐繼堯拍這一個覆電，字裏行間，似乎相當誠懇。但是推究他的用心，也可以說西南各省合作不成問題，對於 國父出師在即的北伐軍事，他却並沒有全力支持的意思。他分明是利用團結西南討伐曹錕、吳佩孚的幌子，頭一步先把他的川滇黔聯軍加以恢復。唐繼堯要的是川滇黔聯軍總司令，把滇軍勢力再伸展到川黔兩省。對於追

隨 國父北伐，充任 國父的副帥，他竟直接了當的表示辭而不受。換言之，國父號召西南團結是爲了討伐曹、吳，唐繼堯則藉此增加自己的力量，充其量也不過與曹吳相對抗而已。這兩者之間距離相當的大。所以，當但懋辛和石青陽到廣州晉謁 國父有所會商之後，啣 國父之命入滇，力倡西南各省從新聯合，那唐繼堯是滿口答應，毫無異議，他馬上就召集各界開會討論，一致表決組織建國軍總司令部，以他的五華山公館爲辦事地點，九月二十二日開始辦公，十月一日啓用印信，唐繼堯的川滇黔聯軍總司令宣告視事，將雲南和貴州的軍隊編組爲八個軍，因爲川軍猶仍無意參加他那個陣容。

龍雲，就在這一次的好機會裏水漲船高，更上層樓，他終於當上了軍長。唐繼堯所編組的八個軍軍長人選如下：

- 第一軍軍長 唐繼虞
- 第二軍軍長 胡若愚
- 第三軍軍長 石青陽
- 第四軍軍長 吳醒漢
- 第五軍軍長 龍雲
- 第六軍軍長 何海清
- 第七軍軍長 劉顯潛
- 第八軍軍長 周西成

其中就祇有石青陽的第三軍，是熊克武和石青陽兩位所招撫的湯子模一個旅，後來這支部隊被熊克武帶到廣東，沿途星散。第七、第八兩軍則是黔軍隊伍，劉顯潛是劉顯世的弟弟，周西成後曾崛起，當過貴州省主席。其餘的，都是唐繼

堯的部隊。所以，從唐繼堯重建滇川黔聯軍時起，他又恢復了軍師旅的編制，而且，滇軍已經擴充到五個軍了。

滇軍五軍之中，唐繼虞在黔，是唐繼堯的胞弟，胡若愚也在貴州，還不時的竄入川境，與風作浪，跟川軍第一軍總司令熊克武很是接近。龍雲、何海清，都是唐堯的心腹親信。唯有第四軍軍長吳醒漢，他是湖北黃陂人，辛亥武昌首義，他担任第一路指揮官，進攻瑞澂的湖廣總督衙門，民國二年他曾參加二次革命，失敗赴日，民國四年他奉 國父之命返鄂，組織軍隊，驅逐侵入湖北的北洋系鄂督王占元，又不得成功，民國六年張勳復辟，吳醒漢和柏文蔚、藍天蔚、蔡濟民起靖國聯軍，宣佈鄂西獨立，他用過唐繼堯靖國軍的番號，算是和滇唐有了點淵源。民國十一年 國父派他爲靖國軍司令，總統府參軍。西南各省團結北伐聲中，他到了昆明，唐繼堯給他建國軍第四軍軍長的名義，兼湖北宣撫使，叫他到湖北去建立部隊，十四年他就辭了職，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病故家鄉，所以建國第四軍僅有虛名而已。

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國父順應唐繼堯的要求，改討賊靖國軍爲建國軍，他並且正式任命了下列的各高級將領：

- 副大元帥兼川滇黔聯軍總司令 唐繼堯（湘軍）
- 建國軍北伐中央總指揮 宋鶴庚（湘軍）
- 左翼總指揮 朱培德（中央直轄軍）
- 右翼總指揮 盧師締（中央直轄軍）

（轄軍）
先遣隊總指揮 樊鍾秀（豫軍）
但是，十天以後，十二月二十三日，北洋直系將領馮玉祥、胡景翼、孫岳聯合發動北京兵變，馮玉祥倒戈，回師襲北京，把北政府總統曹錕關在延慶樓。使吳佩孚自山海關潰敗，退到北京，附輪南下。張作霖、馮玉祥又將段祺瑞抬出來，當臨時執政。這一幫人電請 國父北上，共商國是。

國父遂命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總統職權，派譚延闓辦理大本營事務，主持北伐軍事。 國父入京，旋即得病，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正當全國同胞同聲哀悼的時候，唐繼堯却認爲他的大好良機來到，他立刻就開始動作。

唐繼虞販煙誤戎機

唐繼堯不是曾經力辭副元帥一職的嗎？當 國父逝世的噩耗傳出，他靈機一動，幡然變計，三月十七日又公開聲明就副元帥職了。在他想來，大元帥病故，就該由副元帥繼其位。 國父在世的時候，一而再的請他担任副帥，他不肯就， 國父方逝，他却想篡大元帥的位了。他發一道僞令，命在廣州的桂軍總司令劉震寰爲廣西軍務督辦，劉震寰和唐繼堯向來是一鼻孔出氣，勾得很緊的。劉震寰一得唐繼堯的委任，就想把他的隊伍拉回廣西，接應唐繼堯的滇軍，再回過頭來攫奪革命根據地——廣東。與此同時，劉震寰又跟同在廣州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相勾結，再拉一位帶着湯子模一旅殘餘到廣東就食的熊克武。他們的陰謀是唐劉合師圖粵，以楊希閔、熊克武作內

應，廣東勢將成爲唐繼堯的囊中之物，不難手到擒來。

然而，唐繼堯的這個如意算盤又打錯了，他過於低估國民黨的新興力量，時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的蔣先生，親率軍校學生和黃埔兩教導團，會同在粵滇軍、桂軍與粵軍，二月一日開始東征，討伐陳炯明。儘管担任左翼的滇軍桂軍跟陳炯明私相勾串，徘徊觀望，但是蔣先生的右翼軍却大奮神威，一路勢如破竹。三月十二日 國父逝世，十三日東征軍右翼棉湖大捷，以教導第一團的千餘之衆，將陳炯明的萬餘精銳一舉擊潰，陳炯明逃往香港，叛軍幾於全部肅清。於是，蔣先生自潮梅回師，六月十一日，只用兩個旅的兵力，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將滇桂兩軍五六萬之衆繳械的繳械，消滅的消滅，楊希閔、劉震寰逃到上海，熊克武圖謀不軌，被扣留在虎門砲台。唐繼堯窺粵的接應與內應，一日之間就冰消瓦解。

遠在雲南的唐繼堯，也是出師不利，馬失前蹄。他在聽到 國父逝世噩耗以後，乘廣州之危，馬上調兵遣將，大舉犯粵。他派出兩支人馬，一支是乃弟唐繼虞的建國第一軍，一支是龍雲的第五軍，和胡若愚的第二軍。唐繼堯命唐繼虞由貴陽向柳州，平樂，出小北江。龍胡二部合在一處，從雲南省境，循廣西百色，直薄梧州。龍雲、胡若愚多年以來就巴望着這個伸展勢力，進而攫取地盤的好機會，他們興高采烈，兼程疾進，通過滇桂邊境蠻荒地區，歷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打到了廣西南寧。然而，由貴陽南下的唐繼虞部隊，却一等再等音信杳然。唐繼堯那一路的

行軍路線比龍胡近得多，沿途更少山川險阻，爲什麼會師行衍期的呢？往後一打聽，才曉得是因爲唐繼虞出貴州攜帶得大批鴉片烟，他特地上湖南去打了一轉，把鴉片烟全部脫手，再開向廣西。就由於他這一耽擱，影響了龍雲、胡若愚向廣東進軍。不旋踵間，消息傳來，楊震寰、楊希閔的桂滇聯軍已經在廣州被蔣先生全部解決。龍雲、胡若愚凜於黨軍聲威，不敢貿然的闖進廣東了。一場好夢，全部落空，不但唐繼堯的西南王當不成，還偷雞不着蝕把米，勞師動衆，徒勞無功，滇軍祇好垂頭喪氣的再開回去。

龍雲和胡若愚意興快快的折回雲南，雲南將領對於唐繼堯的貽誤軍機，敗壞全局，一致表示憤慨怨懟。他們要求唐繼堯對不肖的乃弟施予嚴懲。因爲唐繼堯違紀失律，後果太嚴重了。垂手可得的廣東廣西都沒有撈到，反而丟了由唐繼堯督理軍務的貴州；——唐繼堯、胡若愚相繼率部出黔，貴州就已經交回給劉顯世了。唐繼堯不能再有派隊入黔的藉口，何況吳佩孚一力支持的黔軍總指揮袁祖銘，十三年間就有了六師十二旅，四萬餘人的兵力，隨時在作由川返黔的打算。此外，在廣東的劉震寰、楊希閔、熊克武實力悉遭消滅。唐繼堯多年的經營，至此毀之於一旦，他又祇剩下孤零零的一個雲南省了。

四軍驅唐禍起蕭牆

假如唐繼堯能够讓視頰返滇的唐繼堯，休息一段時期，平一平滇軍將領的怒氣，唐繼堯也不至於落到衆叛親離的地步。可是他此不此之圖，他

實在是私心太重，過於愛護他這位不爭氣的老弟了。唐繼堯回到昆明，他非但不加處罰，還派他出任雲南講武堂總辦，唐繼堯又時刻不忘培植他本身的勢力，仗着他在他哥那裏一向予取予求，言聽計從，唐繼堯竭力擴充他所主持的雲南講武堂，分設將校隊、軍官團、入伍生隊，餉械補給，一律列於最優先。他再利用調訓的機會，收買人心，掌握各級部隊的軍事幹部。使雲南四個軍的軍長內心疑懼，時感威脅。心想大爺唐繼堯已經够難侍候，將來三爺唐繼虞上台，那就更難應付了。再加上唐繼堯對他哥的影響力未免太大，他什麼事情都要管。於是在四位軍長人人自危的情形下，終於掀起了民國十五年春四軍驅唐（繼堯）事件。

驅唐事件以龍雲、胡若愚爲主角，他們陳兵昆明城外，代表滇軍全體，要求唐繼堯立刻將唐繼堯免職，驅逐出境，其餘的兩位軍長張汝驥，李友勛則遙爲聲援，一致響應。由於變起倉卒，一時又找不到轉圜調解，開談判的人選，使安居昆明城裏五華山上的唐繼堯慌了手脚。在急切無奈中，方始想出了個勉可担任調人的劉震寰來。

劉震寰和唐繼堯關係很深，他的隊伍在廣州被黨軍擊潰，逃到上海，唐繼堯曉得了他的下落，立刻就派人把他接到昆明。給劉震寰一個雲南講武堂主任教官的名義，在翠湖風景區撥了一幢渠渠華屋，供他小住。劉公館經常有一排衛兵担任守衛，滇洋鴉片更是源源供應。使劉震寰自此安享餘年，樂不思桂。

唐繼堯以爲劉震寰終究是客，居於第三者地

位，可以傳達雙方意見。他挽劉震寰出面調停，劉震寰義不容辭，當即慨然應允。他單騎出昆明，見到了龍雲和胡若愚，一開口就說：「聯帥（指唐繼堯）要我傳話，告訴各位。如果各位這次舉動，意在聯帥，那他可以立刻離滇，宣告下野。否則的話，各位有什麼意見，只管說出來，大家協商解決。萬萬不可妄動刀兵，糜爛地方。」

龍雲和胡若愚立即矢口否認他們對唐繼堯有任何不利之舉，背叛之心。龍胡表示始終效忠唐繼堯，擁他到底，他們這一答話，反倒使劉震寰丈二金剛摸不到頭腦了，他緊接着便問：

「既然你們各位對聯帥照舊擁護，並無二心。那麼，即使有所意見，也一定是於聯帥有利的，何不當面去跟聯帥說呢？」

劉震寰的這幾句話，說得振振有詞，龍雲、胡若愚，不免也瞠目結舌，無詞以對了。這時候，劉震寰還以為他們是害怕唐繼堯一旦翻臉，會把他們處決，有以重振聲威，嚴明紀律。因此，他主動建議，讓他留在城外，作為人質，保證龍胡入城和唐繼堯面商時的安全。然後，他勸龍雲道：「你原是聯帥的近衛旅旅長，在聯帥身邊多年。你和聯帥之間，一向無話不談。依我看，最好由你担任代表，面謁聯帥，陳述一切。」

龍雲一想，雙方避不見面，只有越弄越僵。因此，他點點頭，答應了。親自入城請謁唐繼堯，面達滇軍全體將士的要求，只消唐繼堯離開雲南，一場風波，立可解決。唐繼堯也明白在這緊急關頭，他再想維護他三弟，勢將連他本身都難保，當場就答應了下來。而且他馬上就請劉震寰護送唐繼堯出境，取道安南，轉赴香港。滇軍四軍長，都派兵護送，表示禮貌。一場滇軍內鬨，

終以喜劇收場。不過，唐繼堯對於乃弟之被放逐，始終耿耿于懷，不憚於心。他的態度漸趨消極，壯志雄心似亦消磨殆盡。悲悲悵悵的到了民國十六年五月十四日，終告病逝五華山。「粉面霸王」，南方之強，首義、護國、護法的一世之雄，治黔一年，主滇十五載，死時得年僅四十六歲。

龍雲入籠幸演捉放

早在民國六年九月，廣州舉行國會非常會議，選舉 國父為海陸軍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國父曾命章太炎實元帥印入滇，促唐就職，却被唐繼堯以一套太極拳，使章太炎有辱使命，不得結果而返。但是，唐繼堯死後，章太炎却作了如下一聯，表示悼念，對於唐繼堯的一生來說，這副輓聯算是很切合事實的持平之論了：

功似周絳侯，才似李西平，僭竊已除，獨秉義心尊粵主；
燕晚晚求仙，齊桓晚好內，雄圖雖歿，終于民國是完人。

唐繼堯一死，滇中立起戰亂。他壓下的四位軍長，互爭滇主，相持不下，終於爆發了一場內爭。胡若愚引黔軍為助，擊敗了龍雲，攻破昆明城。龍雲被他生擒活捉，關在一隻巨大的鐵籠子裏——因為龍雲武功很好，胡若愚怕他越獄而逃。胡若愚把龍雲囚在五華山上，自任雲南省長、滇軍總司令。但是龍雲有一位從小在一處長大，情逾骨肉，共創事業的好朋友盧漢。龍雲比盧漢大六歲，兩人先後畢業於雲南講武堂，同為滇軍中堅，唐繼堯的親信，民國十一年（一九一二年），龍雲當近衛旅旅長，盧漢是滇軍三十二個團裏面的第三團團長。當龍雲被胡若愚所俘，盧漢與

常着急，他收集龍雲所部殘餘，和時已返滇出任軍長的唐繼堯，還有另外一名軍長張汝驥組成聯合陣線，反攻昆明。胡若愚自知不敵，開城出走，逃向貴州。龍雲則仍然被囚在鐵籠子裏同行，還是胡若愚的俘虜。

當時在昆明城裏還留有一支完整的部隊，那是唐繼堯一手訓練而成的一個師，師長王杰修，兵強馬壯，配備精良，一向是唐繼堯的警衛部隊。龍胡大戰時期，王杰修助胡而反龍，方使龍雲喫了大虧。當唐繼堯、盧漢、張汝驥迫近省城，王杰修自請斷後，胡若愚便和他約定，在逃向貴州的半路上等他。但是胡若愚走到半路，左等右等，不見王杰修前來會合，他心知王杰修一定是騙過自己，而留在昆明等唐繼堯來時投効。他一氣之下，便跟龍雲談條件，只要龍雲答應他回昆明殺了王杰修，他願意開籠釋放，縱虎歸山。那龍雲死裏逃生，他當然不肯肯肯。於是胡若愚便放了龍雲，讓他回到昆明城裏。龍雲一回昆明，便召集舊部，親自動手，他殺了王杰修，將那一師精銳納入自己的掌握，再加上盧漢所部，他不但搶先一步控制省城，尚且成為雲南最大的一支力量，唐繼堯失却王杰修這一師勁旅，他就不再有何稱雄爭霸的資格。唐繼堯黯然引退，自此展開了龍雲主滇一十八年的新局面。那時候國民革命第一期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定鼎南京。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雲南易幟，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飄揚三迤。龍雲被中央任命為雲南省主席，滇軍改編為兩個軍，計為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八軍軍長龍雲，第三十九軍軍長張汝驥。寫到這裏，我該回過頭去寫一寫始終以我為主角的四川內戰了。（未完）